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共壹百壹拾陸本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旣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

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讐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

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旣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濤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

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旣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

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醢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入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

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

嚴仲子奉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俱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白金者。將用爲大人羶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

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
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
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
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
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
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
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
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

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

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
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卿嘗游過榆次，
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卿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
「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
曩者目攝之。荆卿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卿博爭道，魯句踐怒
而叱之。荆卿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卿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荆卿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者。荆卿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

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

以上荆軻交遊蹤跡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
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
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
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
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
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